

黔記卷十五日錄

藝文志下

正集

雜集

里言卷之十一

五集

藝文志下

無道卷十五百餘

聯繫

黔記卷十五

恭和郭子章相奎父著

漢州宋興祖汝杰父正

貴溪畢三才成叔父校

藝文志下

正集

萬松集 鳳臺集 貴竹稿 東屯稿 南遊稿

俱主事楊彞撰彞餘姚人洪武間攜家成普安自號曰

萬松老

黔記卷之十五

藝文志下

左

木庵詩集

上虞伍建撰 明洪武初登進士第慷慨有大志以言
事謫貴陽

迂思遺稿

高郵沈勗撰勗號懶樵 明洪武間戍普安與楊主事
彞倡和成帙

草庭存稿

布政使興隆周瑛撰御史丁養浩序略曰弘治乙卯余
奉命按貴州首以學校爲務思得豪傑士賓而禮之
以爲之倡求之縉紳得周君廷潤歷官廣西右布政使
致仕來歸且十年年老矣而好學不衰自始仕以至於
今凡四十餘年所著詩文甚富稿多散逸間錄其存者
十之一命曰草庭存稿予特爲之序

醉鄉詩集

貴州前衛千戶陳銑撰

訥庵詩五卷

貴州前衛隱逸汪成撰

寓庵文集三十卷

貴州衛教授王訓撰

墨莊詩集

畢節都指揮林晟撰

強恕齋集

順昌廖駒撰宣德間謫貴陽有詩名

志夷雜詠

黎平知府張愷撰張無錫人弘治間志夷雜詠意應用

夏變夷也

竹亭退隱集 琅玕百詠集

俱平越都指揮劉璿撰

清嘯集

烏撒隱逸潘子安撰

獨齋集

平越隱逸盛仲芳撰今逸

一瓢齋集

思南隱逸王蕃撰蕃號一瓢

三試集

安南教授南克杜純撰

東巡集 晴溪詩集

俱清平御史王木撰

竹泉文集十五卷

宣慰司知府易貴撰竹泉其號也

蟬噪集

副都御史徐節撰

樵隱雜稿

貴州衛隱逸王璘撰璘號樵隱

居夷集

陽明先生謫龍場時撰

道言稿

貴州按察使恭和胡堯時編集陽明先生遺言在貴陽者悉為鐫刻與四方學者共焉胡王先生門人也

聯芳類稿

宣慰宋昂及弟昱撰昂是正德間人兄弟皆能詩故題曰聯芳類稿編脩羅圭峰祀序略曰貴州宣慰使宋從顯於文章詩賦攘臂敢為之間能流傳四方其弟如晦隱君也秀而亦文從顯與之迭為唱酬積數十年遂成

編帙有所謂聯芳類稿者志其爲兄弟之作也雖未必盡皆醇於道然其世雄遊方不爲所變而又以其家學播宣敦睦之風爲左社者之赤幟蓋有裨於世道非細也從類名昂號首齋如晦名昱號宜庵蓋昂必類而省其政昱當如晦乃宜于隱者取義亦精矣

陶陶亭集

善定汪大有撰

三泉文集

蘇州陸燦撰 明嘉靖中以給事中謫都頭驛驛丞所

著詩文行於貴州者

南法寺駁稿六卷

培竹集四卷

俱清平李中丞佑撰佑號培竹

虹泉文集

普安州中丞蔣宗魯撰

桂軒拙稿

宣慰司宋炫撰炫嘉靖初人按察使楊斌爲之序

逸老閒錄

逸老續錄

俱貴陽湯暉撰暉華昌知府莫年與陳栗山唱和

攻玉集詩一百二十首樂府十八篇

永寧趙維垣著既自爲序開州王尚書端溪崇慶序曰夫陽春白雪所以昭至音倚馬行空所以示絕倡昔賈雒陽過湘而弔屈原柳柳州望燕而悲樂毅梅花賦於廣平煮豆歌於子建是皆風流振乎詞源藻思超乎文苑殘篇千載知音幾何是故道合舜禹豈必登乎明堂才契周召奚用服於大僚是以逸人多性命之辭而豪士抱忠貞之泣龍巖先生始以才進士而選詞林旣乃尼當路而主秋署未幾復以無妄推大名夫君子之於處世要在歸夫大中故動心所以忍性觀物所以成仁龍巖謫居以來曾次夷曠福禍雅不爲動蒞政應物砥礪磨礪不激不阿詩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良有以也今讀其集率皆思親慕君隆交憶弟怨而不怒哀而不傷夫學莫大乎敦倫文莫先於潤身龍巖篤於本根是以暢於發越蓋全德斯爲大器器夫斯其行遠卽其詞旨溫厚和平所謂上友風雅俯視屈宋人曰剛後無詩豈其然乎豈其然乎

御史王璜序略曰攻玉者誰龍巖趙先生也龍巖者何

謫大名前庶吉士也曷攻玉鑿也其鑿之柰何佩之以
昭德也然則文無與矣曷以名集會也觀者不曰會曰
倫也玉鑿而詩帙兩逢其適故曰會也玉以礪鑿詩以
鍊工理有相方者故曰倫也試耳玉取聲焉清越以長
也詩之聲亦清越以長也目玉取色焉溫潤而澤縝密
而栗也詩之色亦溫潤而澤縝密而栗也至於氣如白
虹精神見山川者亦無有弗倫璜迺作而歎曰嗚呼玉
之達也為圭為璋為璆與琬琰國之鎮也重器之需也
文之達也為館為閣為絲與綸綉國之華也王言之代
也胡乃今皆窮焉不鎮國徒飾諸躬不華國祇鳴諸郡
亦會也龍巖其如會何哉龍巖之弗會其如朝家何哉
詩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

瓊山詩稿一卷

貴陽都督楊仁撰

青鸞溪集

思南安康撰

止庵稿

教諭貴陽詹英撰

樂閑雅會

蓉城吟稿

秋蛩吟稿

碧澄雜著

俱桂陽州訓導貴陽湯軫撰知府昂之父也

素渠集

唐山樂府十卷

俱重慶同知貴陽范府撰

檢齋遺稿

兵部主事李文祥撰祥麻城人以言事謫興隆衛經歷王尚書元美序其遺稿略曰公爲詩文咸明婉有致其於奏疏公檄剴切中事機雖再遭貶隣鬼魅雜侏馱無幾微不平之氣亦不以遷客自高曠佚於職乃其直節素志隱隱溢毫素間亦自不容掩也

學孔精舍彙稿

學孔精舍論學彙編

學孔精舍續稿

俱尚書孫應鳌撰提學劉伯燮序彙稿略曰後人慕古談天風塵幾乎梁苑楚臺上林長楊一遇也其所爲藝蘭棘橫放亦自以爲道稱關世教試取讀之所得意語直長短家一任俠枝耳試令語理道反之身心則口禁不能發一奇彼其目江門粵東龍山之言不濶則迂相與嘲笑之不知滅與穀縱均亡羊而挾策之與博塞亦終有辨也况天壤哉夫人之有言也必根於學學必詣

於道不詣於道者雜學也不根於學者雜言也野物不
爲犧牲雜學不爲通儒權謀士能道之矣徐偉長曰心
不苟願必以求學言不苟出必以博聞此性情合人而
德音相繼也彼數子者曷嘗禁學弗語特彼謂學非若
江門粵東龍山之學而抑歸之心焉性情之云庶矣乎
先生自少穎悟絕倫博極羣書時已志於道長遊四方
得定性求仁之學於宋大儒程純公中歸本于學孔故
是稿標以學孔云

孫淮海遺稿

孫應鰲撰貴州巡按御史太倉毛在序畧曰萬曆癸未
余領巡按貴州命吾鄉荆石鳳洲二公三致意於公比
入境過清平則公相館矣已檄清平令搜公遺稿得若
千卷稍爲詮次刻之嗚呼公不幸無後矣然月旦在鄉
清望在朝功業在仕宦精思力詣在文章謂公不亡
也亦宜

雍諭錄

孫應鰲撰

警言愚錄

貴陽馬廷錫撰公與蔣道林孫淮海諸公講性命之學
其旨以靜養為主

先行錄十卷

思南李渭撰鄒銓部元標序畧曰同野先生以先行錄
命予弁卷端余嘆曰噫哉先生之心乎古之學者學之
爲君臣焉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夫婦昆弟朋友焉言
理便是實理言事便是實事近學者譚杳眇之論高入
青冥忽庸行之常真若跛蹙其爲不學子譏笑而譏議
者甚矣嗚呼共是天下今之天下即古之天下吾之人
心即古之人心彼譏笑而譏議者亦吾躬行之未至與
先生論學而以躬行名錄誠末世之瞶眩也友曰子今
左躬行何居曰知行一體識得語知而行在其中語行
而知在其中語先而後在其中先生昔常以母意爲宗
觀其言曰學貴脩行若不知德與不脩等如入暗室有
目不見以手扶壁有足不前子可以觀矣子知先生之
學則予昔之未以子之躬行爲是今以先生躬行爲正
蓋各有攸當未可以膜說爲萬里聖途卽之則是凡我
同盟請繹斯語庶幾爲適燕之指南也夫

先行續錄四卷

思南李廷言撰同野叔子也

雲中稿

吉水鄒元標爾瞻撰爾瞻謫都勻至則修張公讀書堂日與勻士講業謳吟自適所著詩文門人刻之名曰雲中存稿都勻昔名都雲也

蔡蒙宰國珍序略曰叔季道喪士惟身圖是便而國恩臣節漠不關念稍涉觸忌卽隆貴系祿之士或莫肯叩首伸眉爲國家出一語間有爲是者且以爲迂姍之其間雖有一二言者又不免僥倖一擢以爲得盧計計一失卽不勝其抑鬱無聊雖在貶所亦有不能一朝居者不少矣公乃釋褐值時貴熏灼甚乃能抗疏發其奸以是戍雲中則日與諸士人遊龍山論心而觴咏怡然若將終焉此其人豈復有威權功利足以奪其志乎彼一時雖閭巷童豎莫不知公姓名矧余爲鄉人又同胞者乎先生所爲莫非國恩臣節事閱所爲鶴樓公遺蹟記已可概見及讀讀書堂記至有謂學莫先於立志譬之木其根焉讀書其培壅之者也則公之素所建

樹固由此志而發爲詩文其亦由本而達之枝者乎
江中丞東之序略曰爾瞻爲綱常發憤放逐都雲其忠
誠明信貫通白日天下共見之也余得雲中存稿讀之
輒手編太息以彼居夷處患人將不堪乃惟日與門弟
子譚經講業間亦不廢謳吟所著詩文三卷如五倫有
語四慎六戒有箴若爵祿毀譽夭壽之際已見大頭顱
咄咄鄒生胸中豁也儻所云剖破藩籬天空海闊無之
不可者非邪

應柱史朝卿序略曰頃被上命觀風於黔乃從中丞

江公所得公雲中稿卿受而卒業公故以忤權相謫戍
黔之勻黔於職方號徼外遐夷最磽陁之區而勻又黔
之所最號爲瘴毒之鄉而蠻苗出沒荒落之數也而公
履之若故久之公忘勻勻人亦忘公相與結菲宇談理
學闡六籍之微言垂一方之典範時而登臨憑眺北望
闕而南瞻雲其嘯吟紀咏間以寫其憂國懷親之緒而
思入風雲聲合金石犁然當於人心抑何其衷之惻款
而神之恬曠也嘗論三閭大夫其思憂而容與行吟不
無自適者五柳先生其識達而獨悲惆悵蓋有隱憂焉

文成王公理學勲業躋俎豆而炳旂常說者以爲得之
龍場之困謫黔人故尸祝文成而存其文蔚爲一方珍
雲中者夫非公之龍場乎讀公之製感慨入靈均之思
而不忘其樂豪舉似淵明之達而不廢其憂格言名理
繼文成之響而壹稟於忠懇彼其了悟心性銳意聖賢
卽名節二字且目爲障奚知順逆險易又豈以勲庸加
損迺天下想望丰采則方以公之隱顯卜世道盛衰是
稿也固宜與龍岡集竝傳不朽也與

黔草二十卷

子章撰豐城徐憲長卽登序略曰一時三大役西呼東
倭而播宸黠同事三大省左楚右蜀而黔獨約夫以約
力當勅敵時事無艱於此者 聖天子方廛南顧簡相
奎氏授之斧鉞而倚以掃犁之寄藉第令桔槔足食之
計以不隕武功亦已難之而况能脩文事乎乃今取爲
黔草讀之則見其光焰萬丈金瑾琳琅如入錦繡萬花
中接應不暇其奏疏之忠讜似陸宣公其策論之才識
似賈太傅銘若陳后山之有法度誅若韓昌黎之多精
思而詩之探囊嘔心於李長吉不啻似之此皆夫人之

所擅長于平時者而公獨得之於有事之日至若告誡儼巴蜀之文誓命凜商周之體而奏凱露布即于公異所爲收復京邑能使德宗聽之而感泣者無以加焉則又夫人所假手於人者而公獨親自揮灑而有餘且所指授方略控險阨要如身所嘗經料敵制變若持券取責一一符契不少爽卒之巢覆種殲克奏蕩平之功蓋所謂有用文章也夫以時若彼爲文若此自非其養之素豫而挾之素弘安能神閒氣定於臨戎之際以辦此哉

丘太史禾實序略曰余讀中丞諸書見公之貌讀諸草中論學書見公之神乃今讀黔卓而後知公之貌之神之不可測也夫文章家雕龍繡虎之業出而理學二理學家探玄索珠之鍵啓而事功二非自爲二也好音者浮好脩者泥浮者矜已泥者滯物是以詞人徃徃有遺行而儒者或斤斤守咫尺之義無所見彼于所謂不二者未數數然也余觀中丞爲古文詞意氣在秦漢上顧其沉雄渾樸爲鼎爲彝又似三代間物苔封蠹蝕而精光不可磨滅至其論學多發揮所自得不拘拘于門戶

繹之如飲醍醐令人神醉如得水于諸而取火于燧無其形而有其實蓋知公無意鉛槧而徒以緒餘廢之顧其用物弘而取精多其能以古文辭爲鼎爲彝則亦其萃九牧之金而成也故以此謬謂見公之貌而併見公神乃公諸草成時治有績才見之簿書功有成才見之平世所謂道隱于小成言隱于榮華未有若黔之役一出而嘯風鞭雷湏臾底定者自今觀黔草中若奏諫若公移或出民於湯火或玩敵于掌上或倉皇而應一時之卒或鄭重而周百年之防筭無遺籌計不再慮又何其以縫掖之恩斧蒸之業談笑而當虜也意者公好奇而不爲浮好脩而不爲泥樵不二之精而禦無窮之變故于黔若承蜩然噫此余所稱讀黔草而後知公之貌之神之不可測也

疾慧編二卷

墳末生撰自序曰予入黔三年矣始討夜郎繼討皮林封豕長鯨東奔西吼劔躍弓翻風毛雨血其疾在兵大兵之後繼以大侵斗米伍百錢玉屑糠覈民并日不一飽菜色載塗白骨填壑其疾在荐饑民死於兵死於饑

冤魄未紓鬱而爲厲變魑晝嘯猶狂夕現呻吟於牀第
而泣淚於原野至不忍聽聞其疾在疫凡天地間可憂
可憇可愕可怪之事無不備嘗夷狄患難兵戈生死之
區無不經歷總之曰疢疾予署前爲王陽明先生祠予
日坐其中因思先生在龍場雖云困厄未若予十之二
三而悟良知以啓聖鑰予之憂悸十百先生而竟無所
悟以窺先生之藩籬則甚有其意故雖當馳戈擣虜之
秋發棠施藥之日與二三子講明先生之學無日以怠
久之得若干條三年疢疾並窺一斑二三子請剞劂之

強名之曰疾慧嗟乎疾則慧不疾則不慧中人之性也
今賊平矣年穀稍登矣民病少甦矣以予之顛蒙能保
其常慧乎管仲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予與二
三子願無忘庚辛二疾

門人胡仰極序略曰吾師青螺郭公理學命世來撫吾
黔西討夜郎東討度林拯饑拯疫焦勞萬狀而鞞鈴彌
練經濟彌恢終食造次不懈存省日與羣弟子講性命
之學和氣藹然濼濼不竭一日出疾慧編以示極受而
周覽則讚曰嗚呼小子寧忘庚辛三疾哉鐔芒鉅響菜

色儼聲依然聒聒處安若危含哺憶枵仗師之仁只於
疾中獲蘇未暇禮義也吾師獨於倥偬駭怖之中抉精
湛奧妙之旨豪杰所顛顛弗遑者猶以游刃攄心得豈
非中會太極性情標望出才理事不盪於氣者哉惟綦
沈潛故綦游泳綦澹泊故綦敏健是以琴之愈閒確之
愈坦也夫行非素位不真言非體認不切處非當家新
豐鷄犬耳今公經略在邊陲濺澤在闕閭陶冶在士類
而獨得在淵微測之洞洞若涉瀚海而靡窺其元者是
編特感觸之一二耳

賢奕稿二卷

普安僉事邵元善撰弟參政元哲閩中陳宗虞俱有序
陳序略曰賢奕稿者今普安邵大夫台山所為詩也夫
夫初令嶠峨遷司徒即謫通州量移涿州載謫辰州皆
有佳政不論論其值之變者涿畿輔首地衝而費鉅億
極矣民萌窮者骨立勢者虎負繇不得供命者日益水
火則繹繹而亡仕者即不官不樂刺其地雖覲謁者苦
其途誰則振而理之大夫至不踰月檢籍均徭抑豪強
稽隱脫自是疲者少解亡者襁負而歸閭閻甫如甦生

顧豪姓不便者含沙其旁矣果中於中貴人飛語上聞
收大夫焉乃涿父老扶杖携兒扣闕三上疏曰其事昔
杜子美覽元道州詩誌之二云今盜賊未息知民疾苦得
結輩十數落落然參錯天下則萬物吐氣治安可待矣
嗟呼良吏之難自子美時然矣今海內兵戎倣優憔悴
日劇不獨一涿州然顧大夫者可多得邪乃道州春陵
行使官吏之作及所著元々丁等篇照耀簡冊長於金石
不磨則豈謂大夫今稿不若萬千祀愛而傳也

鄧睽稿 燕滇遊稿

俱鄧川知州周文化撰化刺鄧川故曰鄧睽燕滇遊稿
大理進士蘇湖亭谿居士楊達之俱有序

和唐題詠四卷

周文化撰化雅有詩才慕唐近體五七言隨題和韻五
言律詩五百三十四首七言律詩三百四首劉中丞秉
仁盧觀察整爲序化亦自有序劉序略曰吾黔中詩人
周大夫仰春自爲諸生時才氣勃空海內即已嗜吟咏
宦歷燕滇之間既有稿盛傳人爭購之謝實來里中杜
門著述支願三徑嘗嘆白子每恨不得與唐人登壇上

下角立今其言具在予若直寄焉孰若取其詞而和之
竊附於知音可乎坐小亭日哦數首字字鏗然如和陳
蘇則昂題再起和李杜則白甫重興津津乎流其口吻
穿其肺腑兩置之前頓莫別孰爲唐與今也
周自序略曰予官桓山侍御粵南劉公携楚人劉洞衡
氏和唐詩三卷向予曰此子無亦楚才非歟予退而再
釋其風韻亟美洞衡能操筆墨抗禮唐賢亦足誇詡一
代暇時偶效爲之因自爲擬唐人詩必履其境熟其事
若出彼口吻不見時代之異不獨叔敖衣冠新豐鷄犬
而後可稱唐句又必欲別出一意見另一景色能發唐
人所未發而後可無雷同不然束縛步趨直更易數字
便謂賡唱是殆揚太史所謂物有應聲者雖無作可也
顧予膚淺荒疎腹如懸磬徒慕昔人才情啾啾亂鳴同
於蟪蛄矧官同儀封人日僕僕雅拜道左從何高咏得
出佳句以視洞衡尚逡巡未能髣髴又何望唐人藩籬
會業已成不欲棄遂分爲四卷比劉多若干首

金筑稿一卷

天厨洞稿一卷

俱貴陽綿州知州李序露撰編脩鄒德溥序略曰夫李

子蓋有三難焉詩人類起多才之邦李子顧自貴竹則
特樹之難詩率窮而工即吏故逸者也李子顧達顧治
劇則兼詣之難古之以詩鳴者猶多晚而成李子年十
九已能賦紀夢篇煒燁可喜則蚤就之難若李子可不
謂穎傑離倫者哉李子今且守蜀蜀故多險峻絕特之
觀可以豁性靈而壯詩思李子年方茂意氣方銳詩之
所造殆未可量也

陳耀州詩集二卷

貴陽五栗山人陳文學撰文學曾爲耀州知州故以名
集普安郡元善序略曰貴竹陳五栗先生自少能文章
餘姚王陽明先生謫官龍場時先生師事之今居夷集
中示陳宗魯者是也先生之詩大半在溪山花月杯酒
遊覽間觸趣而發不強作其冲澹如栗葉蕭散如蘇州
沉鬱醞藉如少陵而平生落落不偶于時偃蹇寂寥以
終其身大都相似先生年六十時自爲誌誌後十六年
卒詩之目爲耀歸存稿餘曆續稿嬾移間錄今統名陳
耀州詩集先輩言詩能窮人其果然哉

藝圃蛩吟四卷

都勻鍾大護湯和甫撰鄒南臯序略曰鍾故豫章里人
徙入黔勻又爲勻人衣冠鱗次相望湯和自少負俊才
貢上國以親老乞祿連蹇歸歸而理竹素業積久成帙
其子鏊乎白下尊父命題曰菡圃蛩吟蛩秋聲也江空
木下露冷庭虛淒淒切切無愁不盡予觀其名蓋潛然
悲之以湯和才不使之鳴春而秋吟也勻僻在叢山中
或丹真投烽綠林無恙士縉時得輦蹕披雲冷毫揆藻
徑予待罪行間時荷瓊瑤之賜茲觀斯集益可念也昔
人有梁甫吟五噫嗟皆瓠落于時所爲卒有出而襄大
業名垂宇宙者湯和束于世法長吟自老尤可慨矣
門人陳給事中尚象序略曰鍾東宇先生余少時所嘗
受業者也生有異稟弱冠遊膠庠諸所著制義口爲繡
筆爲綵馬平鶴樓張先生嘖嘖以高弟重之無何應
莊皇帝登極特恩選起家旣離云經生言得以搜羅菡
苑游神翰墨之場而謁選佐上元公餘有暇歷覽燕磯
牛首雨花諸名勝耳目心胸之闊恢恢乎有日異而月
不同者不三年以愛歸歸而爲忌者所中一觴一咏若
將終身焉先生幼有大志使在中原與空同大復諸君

子游其所述作當必駸駸乎振古始而凌當世而僻處
龍山六洞中其以文采表見僅僅若此斯亦足恫矣

貧富館集二卷 山兩樓草二卷

貴陽謝三秀撰少參府城梅園樓序略曰昔余在諸生
時嘗為詞賦矣輒十餘年不遇後三年而始一遇然終
不以偶遇者為幸而以不遇者為悔也遍涉海內世鮮
知音曉得謝生始屈一指謝生詞賦風致飄然有凌雲
出塵之恩而其中多怨昔楚騷作而三閭悲秋賦成而
宋玉嗟不羅門流涕而銷魂牛山沾衣而致慨撫景傷情
托物寄興良有以也以謝生之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
大賢慧塵埋徐而拂之必有逸調高山流水徐而聽之
豈無知音即使謝生少年遇合華轂朱輪以洋洋得志
於里巷其氣焰薰灼里巷小兒或敬重之然隙駒石火
與其人俱往矣必不能登詞壇而流金石以垂之不朽
夫謝生之才十倍於余而其不遇偶同於余余且庶幾
一遇况謝生乎

黃主事龍光序略曰蓋余讀謝玄瑞詩若文而異之君
自結髮時即喜為古文詞迨今困諸生屢矣而喜益甚

今博士家勿論不能為玄瑞即能為玄瑞而一蹶不收
輒自詫改步以無為不知已者詬其蹶者書者半而世
獨自家其書以招蹶者夫使蹶可招世豈復有謝生余
又安得從諸公後知有謝生也玄瑞文婉致蒼淵寸情
雅稱詩翩翩初盛不多返中唐語何論晚其于古作者
則鄴下之孺齋而孟浩然長卿之流亞也

雜集

韋臯西南夷事狀二十卷 西戎記二卷

樊榘南蠻記十卷 張拙西南蠻夷朝貢圖一卷

宋元豐間諸蕃進貢令式十六卷 內羅前方張
百蕃一卷

珍州圖經三卷 不著
作藉 思州圖經一卷 不著
作藉

以上皆唐宋書有關於黔者目存宋史藝文志而書亡

孫子注解 書遂

教授王訓撰

留披忠錄

記思南長官李盤死事

精一道人參同契注

尚書平越黃紱撰自號精一道人

古今律選歌詞

萬松楊彝輯

重刻文章軌範

宋謝枋得編

明貴州巡按王汝楫刻以惠黔士王陽

明先生序略云舉業者士君子求見于君之羔雉耳羔

雉弗飾是謂無禮無禮無所庸于交際矣故夫求工於

舉業而不事於古作弗可工也弗工於舉業而求倖進

是爲飾羔雉以罔其君也吾懼貴陽之士聞二公之爲

是舉徒以資其布寵祿之筮蹄也則二公之志荒矣

氣候圖

貴州總兵懷柔伯施瓚撰贊雅好玄學命工繪七十二

氣候爲圖時王伯安先生謫龍場驛丞瓚請爲序序曰

天地一元之運爲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分爲十二會會

分爲三十運運分爲十二世世分爲三十年年分爲十

二月月分爲二氣氣分爲三候候分爲五日日分爲十

二時積四千三百二十時三百六十日爲七十二候會

者元之候也月者歲之候也候者月之候也天地之運

日月之明寒暑之代謝氣化人物之生息終始盡於此

矣月證于月者也氣證于氣者也候證于物者也若孟
春之月其氣爲立春爲雨水其候爲東風解凍爲蟄虫
始振爲魚負冰獺祭魚之類月令諸書可攷也氣候之
運行雖出於天時而實有關於人事是以古之君臣必
謹修其政令以奉若天道致察乎氣運以警惕夫人爲
故至治之世天無疾風暴雨之愆地無昆虫草木之孽
孔子之作春秋也大雨震雷大雨雪則書大水則書無
水則書無麥苗則書多麋則書蟻蜚螽蟥生則書六鷁
退飛則書隕霜不殺草李梅實則書春無冰則書鶉鷄
來巢則書凡以見氣候之愆變失常而世道之興衰治
亂人事之汙隆得失皆于是乎有證焉所以示世之君
臣者恐懼修省之道也太總兵懷柔伯施公命繪工爲
七十二候圖遣使走龍塲屬守仁叙守仁爲使者曰此
公臨政之本也善端之發也戒心之萌也使者曰何以
知之守仁曰入之情必有所不敢忘也而後著乎其念
必有所不敢忘也而後存于其心著于其念存於其心
而後見之于顏色言論志之于弓矢几杖盤盂劍席繪
之於圖畫而日省之於其心是故思馳騁者愛觀射獵

游田之物甘逸樂者喜親博局燕飲之具公之圖繪不
于彼而於此吾是以知其爲善端之發也吾是以知其
爲戒心之萌也其殆警惕惕夫人爲而謹修其政令也歟
其殆致察乎氣運而奉若夫天道也歟夫警惕者萬善
之本而衆美之基也公克念於是其可以爲賢乎由是
因人事以達天道因一月之候以觀夫世運會元以探
萬物之幽蹟而窮天地之始終皆於是乎始吾是以喜
聞而樂道之爲之敘而不辭

宋元品藻紀略

普定汪大有撰

璞山政訓

普安通判蔣廷璧撰

大學士徐階序略曰政訓一卷故國子學正璞山蔣君
撰凡爲目五爲條七十有三其以從政粲然可按而行
也初君爲學官以古道率先諸士於是時人服其行而
疑其才迺是編於人情吏事以及遠嫌避讒之類亦罔
弗及人更以君爲達嗚呼世嘗病儒有迂闊其果然乎
哉

大學士李本序略曰今世人所傳論政之語何限彼皆
撥拾於見聞補緝乎槩牘靜言而庸違陽師而陰背其
言知以耳食不足信也璞山以愛子之心發其素所蓄
積者為訓狗道而不闕於情守官而非遠於俗豈但方
伯君所宜奉以周旋即使當官者人置一編可也

齊梁監允錄

都御史蔣宗魯撰

敎家要略

貴州布政司刻按察使泰和胡堯時序略曰殷澤觀乎
舊家漢俗察乎箒帚邦國御于刑于化原視諸闡則然
則君子欲復先生之治于叔季之後有敎家而已矣敎
家要略一編凡若干條古今人嘉言善行或掇其垂夫
大學小學之書內則曲禮之文教無以尚官或拘細而
難遵或闊遠而無當或信美而無徵或太苦而難繼是
編也其顏氏所謂開心明目可利于行君子

剛後詩編

鄒爾瞻君自中時編自周元公以至王文成公凡有益
於身心者若干首而自序之序曰孔子曰小子何莫學

夫詩詩可興可觀可羣可怨邇事父遠事君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詩教關繫非眇淺也小子不能詩每聞之人曰詩其唐乎盛唐其最乎李杜其詩之聖乎宋以下勿論已尔取唐人詩讀之不事粉黛獨寫胸臆者固有高目劇心者十之五焉王室多疵大白當其際吟弄花月流連光景其附離永王璘也議者猶病之視子美且不可同日語他可知已復取宋人所爲詩讀之欣然有得邇自元公迨明文成公彙爲一帙題曰剛後詩編咏而嘆曰詩其任是哉三百篇出自里巷歌謡婦人女子學士經生鮮或之及謂其有得性情之正故也諸君子深於理道故其所發緩而不激切而不浮洋洋三百遺音也夫子所謂可興可觀云云者其斯之謂與噫有得性情俚語皆詩也無得性情二南亦淫辭也此可興知道者語也竊譬之唐音萬花春谷種種奇葩索其實則撥詩編如綠水青山愈玩之無窮則其色真也今之言詩皆所謂唐其最者安能強之聊題其端亦未敢必天下無知音者

律呂分解

孫應鰲撰

閱書評識四卷

宣慰司越民表撰表任長史遼庶人不法直言見忤卽拂衣歸著書自娛

大儒治規三卷

思南李滑撰自序曰楚侗先生梓濂溪明道二大儒治行凡友朋之郡邑各一帙贈焉廬山先生益以象山晦庵題曰四儒治規滑回翔郡邑蓋有廿載繹二書及所得否亦不敢自猥葺中爲四儒羞也暇發孔子爲治載在魯論大學者并一書卷端四儒布施固孔氏家法矣爲治者宜以此書寘之座右可也

明教錄

思南李廷鼎撰同野仲子也

同野先生祠編三卷

李同野先生旣切諸門人服先生之教不能忘故奉檄而特祠之門人安岱李宗堯編輯其事亦所以示不忘也御史蕭重望爲序略曰嗚呼先生之學母意也特祠非先生意也二三子之意也奚有於編夫二三子者好

之不足而斲以永之夫惟有以永之乃今然後知二三
子之意非阿私也已乃今然後知先生之德毋意于人
之不忘而不能忘也已

漁磯別集

馬心菴廷錫集同志諸公講學詩文也思南李同野涓
序略曰萬曆己卯秋心菴寄涓漁磯別集急讀一過中
皆諸君子規勵語心菴欲涓贅一語於卷末且以爲心
法云云涓曰心有法乎鄉者涓亦斤斤謁人人曰心有
法可傳近讀魯論竊睹記夫子教指卽心字亦未見款
款語次間惟頽淵則曰其心三月不違仁自語云從心
所欲不踰矩兩言外不開免法因人立心無法有法卽
心也至於語克己條目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
言勿動仲子爲仁則語之以出門便民見賓承祭在邦
在家述堯舜禹之執中曰四海困窮萬方有罪四方政
行天下歸心爲仁不離乎日用執中不遠於萬方聖人
心法豈空懸摸索者哉心菴託足委已不御輔頰間有
所自立匪飾虛車如世儒爾爾者不知視涓語可可否
否也

政教錄

安福劉祚嘉靖丙申由南都樞佐出守思郡甫一載卽致政歸自僚屬以及細民攀援不可留乃哀集在任事蹟文集爲政教錄以示不忘而田方伯秋爲之序君忠愍公曾孫蓋不愧家法云

巡黔政略

御史太倉毛在著知州周文化序略曰政略者何毛公代巡黔南蒞事之略也略者何記事者紀要纂言者鈞玄觀象牙而知大於牛觀虎尾而知大於狸一節見百節知也刻之者何殿子毀禁方言倉公之術者時每以爲憾識岐河孺不豐其表夜半潦至而徙則問津者苦於燕越之不前刻之斯不忘之惠也難慮繼今者能一不異何糲梁適飽必常於豹胎布縷却寒必久於霧殺平易近民百世無弊奚爲而能異也

振鐸長言

巡撫鄞郡江東之緝公自引曰民之不革翳我之繇惟是上揭 皇祖六諭以闡揚其指次蒐二十四善以尋繹其義近櫛五傳以寄遐景亦欲鋌險者砥厲而潛銷

雄芒也爰授剞劂而并繫以圖亦猶行古之意也遂書而引之於策

二十四善

江東之輯自引曰爲善陰隲一書 成祖命儒臣彙之御製序文以示勸率顧遐取荒徼安得家藏一帙人盡一窺因揭其稍切於地方者得二十四章並廣之梓俾善師者遇一事得一法忌過半矣

童蒙初告六卷

續本生集自序曰予舞象時先王父方伯公授予蒙求千文及明心寶鑑諸書予白首夢寐不能謾王荆公所謂先入之言爲王是也北壯遊四方讀歸德呂天理翁小兒語忻然當於予心顧多北音南兒未甚解已入黔夜即皮林既平蘭鐫之際乃以先王父所授書及小兒語并友人鄒爾瞻來矣鮮所寄書與詩之切近者分類輯之以教黔中兒名曰童蒙初告且勿言之童蒙求我初筮告萬物莫不有初入之初乃在童蒙蒙之初乃在孝第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親敬兄又曰人少則慕父母此初之真也予是編首孝第至內則共四十九條

告以初也孔子聽孺子之歌孟子取不下帶之言童謠
蕪語聖人不弃以其有至理存焉而人共曉也予編初
告玄者深者幽隱者不錄獨錄俚而淺者以此或曰雜
以佛語何也予曰難言哉佛西方之教也而黔西裔也
維摩彌勒朝廷仍以名州惡得不因其俗教之孔子
見老子曰其猶龍乎孟子距楊墨而曰今之與楊墨辨
者如追放豚夫知孔子龍老子與孟子不豚楊墨之意
則知子之所以取佛語矣或曰如孝第何予曰此騰聲
彈佛也釋迦文佛勸人修三福一者孝養父母奉事長
上慈心不殺謂佛無父是牛飲酒馬啖脯誣之誣也

黔臺校稅錄二卷

子章集四方門人時稅以教黔士者自爲序略曰海宇
譚聖學半宗餘姚餘姚之學成於龍場龍場故黔地也
黔之士待文聞夷奮而起者若孫司空山甫李太叅湜
之馬內江朝寵其榮榮著者予入黔謁餘姚祠低徊者
久之冀黔士中得如三公者與之上下切磋益卷卷焉
會從夷跋扈戎馬在郊部曲督候司馬祭酒之屬鱗集
戲下每食而廢箸者三也迨烽候少息鏡歌振響則又

槐黃期邇逢拔生方且賦桂枝歌鹿鳴爭衡筆陣決戰
文場矣由前則王事靡盬由後則多士彙征相須甚殷
竟相遇左也嗟嗟元凱臨戎講論不輟安石却秦遊息
如故卽餘姚禽逆濠日講學座上聞吉語余甚媿焉進
督學使者徐君商之徐君曰諸生習鉛槧驟語良知奏
笙簧樂鳥也無若就舉子業牖之易入會四方門人及
黔孝廉以舉業來就正者若干篇檢付徐君縵布學官
人界一冊若予與諸生對語

成書

續衣生輯自序曰守城事宜武經總要有城守章紀効
新書有守哨篇呂中丞有城守尹朔野有堡約籌海圖
編亦載守城一卷其說詳矣顧事太煩瑣器亦重複介
胄之士多不解其說予入閩得福州何太守所刻守城
事宜總括武經新書而稍淺其詞令人易曉守城之善
物也已亥入黔中疆場日駭城垣爲急乃增呂尹二公
數條間抒一得付之剞劂凡守城將帥人給一冊命之
曰城書熟讀而詳味之庶幾黔之金湯乎故曰敵無脆
有備者勝國無不善守者全曰備曰守無出此書召伯

管謝為教城沂竊為諸將望焉

利器解

管子生序曰章聞之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故不度量數稱不足以勝而不計地不名度量數稱夫所云地豈獨險易迂直衝重圯圍之辨已哉南北東西剛柔之氣水火金木生尅之宜皆兵地也今天下語戰勝利械必曰火器大都不出佛即機鳥嘴銃二者而神變化之顧此二器國初未有也嘉靖間一來自

弗即一來自倭倭者東夷器也以此二器籌海制中國人

髡為夷者則可而以制夷談天稷下說劍漆園恐未可

必勝而以制虜則勝龍堆孤塞亡鐵山也而以制苗又

勝五溪三苗渰著伊鬱亡硝穴也而以制黔苗則又勝

夜即祥柯西土也火能爍金勝之勝也子從里中受討

播命椒葉七日行橐中止携有闔人所贈倭銃九龍

等銃數十門入黔自督匠造於署之東園而未有佳匠

又其製不甚猛烈大中丞三原温公自長安函利器解

見示乃其季將軍編所梓者予卒業之如受黃石公又

虞紙上威遠圖中迅雷人猶謂畫餅也乃以其所製五

雷三捷萬勝等器見遺于拜受之如開豐匣急令匠做
製之未幾公又虞器即其而撥機提硝者或匪人也乃
馳其素所善擊裨將王真等來於是火傳藥噴星門鑽
架之類無不具備會點數捷後圍賊於險固乃以公利
器授故監軍楊義叔分授諸將東擊丙突若枉天騰雲
飛槍摧山雷駭電激落機槍而殞天狼也固破賊威利
器之力居多歸而藏其書於名山詳其械於武庫異日
者何以使人人知是器利乎命重鐫之為論者其說如
貴州觀風便覽

貴州布政使王來賢按察使應存卓等撰

憲約

貴州藩臬二司刻

提學沈思克前序略曰粵稽古兩階基化徵應七旬遐
哉邈矣如漢世作人無如文翁之於蜀博士授經荒俗
一變此以文風之者也唐世無如楊乎章縮命下之日
中書令徹聲樂京兆尹減騶從此以朴風之者也兩者
操術異而致用不同至其所感召竝若建桴而鼓執樞
而運不待發徵期會捷於風靡而雲從者夫豈偶然也

不佞祇役於黔入其野雕題而卉服山居而缶歌夜即
夷裔故陋俗在也謂宜風以文迨觀都會居萌輻輳而
有摩馳得繹絡而踵接尊俎之會日侈筐篚之交月繁
浸淫乎靡矣又謂宜風以朴兩者何適從焉易之貴曰
文明以止人文也而推之化成天下有如輓近世侈靡
相高繁縟相飾而終莫之止本來朴茂漸滅殆盡焉用
文之則亦鬼魅而已矣世風奚裨焉茲憲約所爲訂也

維風編

副使史旌賢撰思南知府陸從平序略曰余先讀中丞

葉公憲約衍知公意在敦實剋儻其盛心也而其約主

於貞憲不及齊民尋謁叅知史公得公觀察楚常時所

刻維風編者讀之則其意與憲約同而其說以備蓋二

公首以風教爲己任故雖未同事而先同心如此海內

士庶倣而成風卽吳公子不悚然改聽哉孔子剛詩以

二南爲風之首至黍離降爲國風而風始變而後春秋

作春秋固所以維風也是編以維風名公殆有深長思

哉夫登高而呼聲不加長而聞者遠何則其所據者然

也余時在下風故守思唐四年而無能改於思唐之舊

今持公所維風編者呼人人其或有敬應者哉

嶺南七道圖說

御史貴陽李時華撰李柱史以萬曆二十九年按廣東作是圖有序例有置郵有關塞有合圖有指掌圖有形勝圖有公署圖有道府圖說共四十五柱史自序略曰嶺南於星爲朱鳥之喙負楚介閩浮於大海外則交南占城諸國舟車之所通內則槃瓠之種龍戶馬人豪惡必之所出沒歲不忘警蓋海廣則隙多地廣則險衆也國家建立郡邑星羅棋置轄以七道牙錯其間要以控

制要害指臂相使首尾相應其慮至詳其問諸俗所因

山川所原險阻阨塞所憑戶口人物所多寡郵置所經

戎戍所邊是爲形禁勢制便治之原君子審焉然稽之

載乘猶費絲索夫古有聚米借籌不終譚而決勝者得

其要而已余用是授劉先克平簡使考粵故而約圖之

凡若府若縣若州若衛所若山川戶口謠俗道里阨塞

屬於何道靡不臚列話以數言蓋方楮千里矣識者規

之目圓得之掌上眯者俵俵乎臨撫之間故曰不出戶

而天下治閉門造車四方合轍豈必躬跋履窮載籍而

後地無道形官無道政哉

東省三圖紀

貴州長史劉汝楫撰汝楫入齊魯圖泰山圖關里圖渤海而附以黔之聖泉名東省三圖紀

地水師邊略七卷

普安舉人潘鳳梧著副使歸安茅坤序略曰友人潘君太華讀易至地水師喟然歎曰茲固羲皇氏所欲止戈以武而南面以嚮天下者也予三復之謂胡虜習戎馬勒弓弩數擁鐵騎雲翔電掣而入其疾如飈其奮猛如

雷而我中國數爲其所擊擊鯨吞而不可支於是按水

師之義而湛思之大較欲穿塞下名山大都之楚而徧

做古者井內溝洫之遺爲之星駢而其錯於其間溝洫

之旁則樹之以梨棗柳棘而爲之藩且屏焉內有方丈

之溝漸車之水綿亘帶縮而外復有墩堡相依斥堠相

望我固可以擇便利據險阻伏戎于莽矢砲相錯而且

屯且守彼所控虜騎以力戰鬪競虜掠然其泥淖固不

得而蹀躞以逞也無他茲卽兵家所稱重關設險之義

也要之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潘君嘗繕疏稿

黔記卷十六目錄
欲以聞之於 今天子而中無援故未敢上其略曰欲
於關內明設陣網虜縱能入關必不能越吾之網而又
於離關稍遠之處則擇平陽寬衍稍有水者鑿爲方河
中設堡以堅且屯且戍者之守釐爲七卷其一曰地水
師略其二曰圖演三曰條陳四曰百問五廣陣網圖六
廣方河圖七則百朋同聲集也嗟乎君少多雄心欲視
內安外攘之術以顯當世而未之適君頃所自爲揣摩
者又如此

黔記卷十六目錄

學校志上

貴陽府屬

宣慰司

思州府

都勻府

吳郡

晉郡

學志

卷之六

黔記卷十六

黔郡志 秦和郭子章相奎父著

晉文 漢州宋興祖汝杰父正

貴溪畢三才成叔父校

學校志上

墳表生曰元以前黔故夷區人亡文字俗本推魯未有學

也黔之學自元始元有順元路儒學有蘭州儒學我明

洪武三十六年設貴州思州二宣慰司學永樂間廢田氏

思州宣慰司學亦廢已而思南思州鎮銅黎平五府學以

次建焉比各衛州縣學亦以次建中間沿革具詳各學萬曆二十八年播平又益以中江縣學又議改平越衛學普定衛學俱爲府學又設黃平州學新貴縣學而學益備通一省論有衛而無學者貴州貴州前衛永靈普安清浪是也有州而無學者鎮遠永靈是也有縣而無學者鎮遠施秉銅仁餘慶甕安湄潭是也有衛學改府學者都勻平越普定是也有先有學而後革者永從是也有先爲府學後爲州學者定番州是也嗟乎上之人不難相廩餼開制額廣勵學官網羅人才下之人有願建學有不願建學效其故殆難言哉

歷年事例

一凡歲貢額數宣德二年令貴州府學照縣學例一年一貢○弘治十三年奏准貴州等處除軍民指揮使司儒學軍民相間一年一貢其餘土官及都司學各照先年奏准事例三年二貢○嘉靖二年又奏准貴州宣撫司儒學生員一年一貢○嘉靖二十一年題貴州普定等十二衛各設廩膳生員二十名各該衙門通融處給廩米

一土官入學成化十七年令土官嫡子許入附近儒學

一改撥學議萬曆十四年提學吳堯弼查得普安州學事規見廩生二十名增廣二十名附生七十名及候廩增廣丁憂等項四十餘名共一百五十餘名又查得起貢事規貴陽思州思南宣慰普定等十府司衛一年一貢普安州宣撫司四年三貢威靖等一十二衛三年兩貢平溪偏橋婺川等三衛縣二年一貢俱有成案今查得貴陽府生員住居百里之外每遇一朝祭大禮多不赴學及至行查多以路遠借口今設定番州學愷乞復回原學此雖出于私情然亦事體兩便合無除程番舊府民生見廩五名候廩六名見增十名附學十九名習禮土民十名原以舊府生員改入貴陽府學今建州學下舊府治似應復還州學作養不在括闈之例外仍當遵照勘合先撥廩膳十名增廣十名該本道齊集二學生員不拘軍民當堂同該府并二學教官唱名均齊括闈檢得府學廩膳生員羅弘化等五名司學廩膳生員李良棟等五名府學增廣生員劉時兩等五名附學生員毛棠等一十五名司學增廣生員周信等五名附學生員朱仕弘等一十五名廩增附學生員已共五十名湊足程番民廩增附習禮土生五十名總共一

百名發入新設定番州儒學肄業其廩膳未足名數容本道歲考優等有堪作養者并候廩各生陸續補足二十名之數歲貢一節照普安州儒學四年三貢事規即以萬曆十五年爲始查取食糧實歷年深生負挨次起送今後在首軍生止許附寄府司二學肄業再不許假借原撥軍生名數援例昌人州學考試

一申飭學校事略萬曆二十六年提學沈思允一議選教職夫官以教名豈其竊祿食以送窮年毋亦羣庠弟子而責之教也如黔寥寥荒僻在山谿險阻不若通都盛藩師友觀摩可隨取而隨足故需教也特亟而以邊方故博士負畝他方特減即郡學率多單設一貢者且暮年荒學者十居七八教欲興得平爲今日計即科甲不可多得惟適年選貢例開又何靳數十人而不假之爲變夷地也請乞本院移行該部院以後貴州教職有缺悉擇新選貢生補之久任責成效則特爲優敘昔文翁化蜀非藉博士弟子弗能也夫黔亦今日之蜀耳一議委文職昔日之黔未有文也可以馬上治之邇來聖化大行青衿日廣而提調者多係介冑之輩此辟之方圓冰炭其奚入焉至名

官鄉賢鄉飲節孝諸闈大典尤宜慎重請本院行令今後凡衛司學校定派文職各以其方就近管理凡前禮舉行及地方人才高下教職賢否與夫生員行檢優劣俱屬核查開報本道平日各照地方悉心咨訪務得其真仍即主行季考事非住劄處所就歷其地以便諸生赴集各衛司以額費供之隨寓約束咨訪之意焉凡此青衿固莫非司衛子弟更待人焉爲之時其訓督而裨益之獨非父兄之願乎有生參差相牴牾者必其不自者也自茲考課不勤典禮不核士風不馴咎先文職本院注意作人即以此爲

舉刺第一義則黔中之習必有改觀者此興起學校之大機也宣慰司威清衛二學委貴陽府推官平壩普定二學委安順州知州安莊衛學委鎮寧州知州安南衛學委永寧州知州畢節烏撒赤水三衛學及四川永寧宣撫司學委駐鎮畢節通判龍里新添平越三衛學委新添駐鎮官清平衛學委清平縣知縣興隆衛學委黃平通判備橋衛學委鎮遠縣知縣平溪衛學委思州府推官如有員缺聽本道另委一議飭社學黔固夷教也俗難頓化其羣聚而成都邑大都軍若民喬居者久之歷祖父長子孫即同土

著舍此無貴州矣冒籍有例禁本道約亦在必禁顧往往有假冒籍以阻後進路者甚則乘此要挾而索之賄此中
之人苟非苗種即係外來指之冒則冒矣一唱衆和習以成風迨至官府覈查而白其誣則其人且爲衆所凌遂喪氣以甘廢棄耳坐令生長故土者多終身禁錮之憂聚族而處者盡遷居無教之衆是上之興起終無以勝其下之阻遏無侔乎黔士之寥寥也即本道巡歷所至各處庠士頗亦備員而儒童絕少職此之故若州縣未設學宮者其民絕不知學非不欲學也學焉而無從進也且以司民牧

教者而朔望廟謁之禮廢焉不講亦豈化民成俗之意哉
爲今日計學固難損增宜令各有司悉心經理社學無者
議建有者增廓之州若縣無學者權設孔聖牌位於社朔
望則率其屬耆老子弟謁焉社設兩師一師蒙一師講凡
子弟年六七歲以上即令就蒙師爲之句讀稍長則就講
師教之文義典故父母官以時督誘而省試之社置一冊
於蒙童入社之始稽其里貫世次錄之非土民則覈其流
住歲月取里隣結而載之冊俟本道巡校提調官試其可
進者取結類送一體考校取入附近儒學有以冒籍攻者

即按社籍為左券查熙先年題 隹事例凡三十年已上
 不為冒籍未及年者姑俟之其游手游食時去時未賦役
 不辦於官聲音特異於俗者乃為冒籍不容入社寧容入
 學此法立而真冒籍自無所容非冒籍者自有所辨然後
 地方寄籍之民皆知子弟之不終以冒籍賴也而知教
 則益聚而不散聚者明於禮義而不為非數十年後黔之
 為黔未可量也其土司武職應襲者並令自幼在社習學
 年長學進方請水中乃便稽查不致冒濫其苗寨向風者
 即或彼置社遣師為教或聽赴城社就學其學官未備如
 清浪等處或以漸議增俟後士子漸興人文漸盛解額更
 可請增總之為黔中振聲施圖盛定有忌而阻之者祇
 見其識之不廣也此潛移默奪用夏變夷之亟務也

一隣省附學湖廣偏橋鎮遠清浪平溪五開五衛四川永
 寧宣撫司雖隸川湖而去貴稍近惟宣撫司舊有學其鎮
 遠衛寄鎮遠府學清浪衛寄思州府學五開衛寄黎平府
 學偏橋衛原寄鎮遠府成化間奏 隹開學平溪衛原寄
 思州府嘉靖初奏 隹開學俱聽貴州提學憲臣考試而
 科舉則仍於各隸該省正統八年貴州設永寧衛以本衛

軍生附宣撫司學其科貢民隸四川軍隸貴州嘉靖二十二年平溪等五衛軍生暨宣撫司民生稱去各該省會險遠比例就近附試該提學副使蔣信謝東山先後議呈兩院題奉 欽依勒令衛司生儒俱赴貴州應試其實興銀兩仍應辦于各該衛司尋以雲南廣西學近貴州境者復求附科御史孫棗請行禁止部覆報允令貴州鄉試隣省不得再行請附萬曆二十四年提學沈思充條議偏橋平溪永寧三學生儒均無有司節制詳允兩院以貴陽府駐鎮畢節通判提調宣撫司學鎮遠府提調偏橋衛學思州府推官提調平溪衛學一切事關學校者咸責成云萬曆二十九年平靖偏鎮四衛屬平溪學當屬思州府提調鎮偏二學當屬鎮遠府提調黎平府屬楚其生員援永寧宣撫司例仍屬黔云

貴陽府儒學成化間建於舊程番府隆慶二年遷府入省學制殿廡祠祀典宣慰司共之而以同學右陽明書院爲明倫堂萬曆二十一年布政王來賢提學徐秉正知府劉之龍議呈撫院林喬相按院薛繼茂建於北門外貴州驛文廟在明倫堂後啓聖鄉賢名宦三祠附之

巡撫江東之學記略曰黔中古西南夷地自高皇帝
闢乾筆造後遂得列爲藩服而貴陽尤黔省首郡故牂
柯程番地更始於穆考御極之三年明年秋始設學
如令甲一時規恢未備始就陽明書院改署明倫堂
羣博士弟子員講業其中若聖廟賢廡所爲瞻禮陳
樂也者則第因宣慰而貴陽附焉萬曆甲午春當事者
始興勅建議遂於會城門北得吉壤昔爲蜀行都司今
割入黔偃武脩文寔相送運固山川靈秀所鍾最勝之
遺而都人士所注念已久于是鳩工御石經始告成亦
閱三年於茲會余被命撫黔會用師高岩監司詹君
梁君以捷奏於是督學沈君入而申之曰詩言既作頌
宮淮夷攸服先生什倍僖才蠢茲苗醜不貳於淮獻之
訊之行且懷好音也先生終無意乎余謂黔即古羅甸
國鋒桿時起七萃無鑣士之覽稷直入穀者與燕趙爭
奇亡論已方今聖天子右文教他藩于制科以加額
請特於黔詔可豈以諸士異采嫻辭綠飾備術爲足
多亦以夷方秀出於民鏡檢所歸從今月會旬脩斐騰
茂實中原文獻未之或先斯聖謨之訏也士生斯際

千載一時茲廟貌已新適逢其會諸士仰而思之將何
以處所學而不負吾君也矧諸士之先皆來自舊都
所稱故家遺俗藉以遠實徼外原襟用夏之權向之抵
掌而譚據梧而吟者又東越講良知故館諸士服習已
深卽令學舍移而中有不移者使處爲孝悌出爲忠良
胥自翱翔書園間養之語云堅樹在始今之時也是謂
卑之無甚高論若猥竊而附于魯頌之末則余豈敢
校文館在提學道左隆慶四年因以文明正學兩書院爲
貴陽府治迺改建于此

社學在城內忠烈廟右萬曆二十五年提學沈思充新貴
縣知縣張羽鴻建

貴陽府右文田萬曆二十五年巡撫江東之因義田遠在
定番令州官糶價解府聽濟貧士又與巡按應朝卿以參
白金置田于庠并清出烏當把路田租歲試府司州縣少
俊在貧富之間者于六七月人貸一石不得過二石秋熟
還倉有記

龍洞舖後價捌拾兩買王納祉田壹分七坵上抵王家
坡下抵河東抵井北抵霍家田歲納租谷市斗貳拾石

佃戶阿烏阿勿阿知阿右阿恩阿得○馬料崖價柒拾
叁兩買陳國翰田伍分壹百叁拾玖坵右抵坡脚左抵
溝北抵段家田前抵崖歲納租穀市斗貳拾石佃戶阿
來安清阿桃阿問○董龍寨堡馬料崖價壹百伍拾兩
買陳舜典陳舜道田拾貳分寨脚壹分拾肆坵左抵路
右抵吳石匠田上抵水溝下抵毛知府田寨左貳分肆
拾柒坵左抵高坎右抵路上抵毛知府田下抵溪堡脚
叁分貳拾柒坵左抵團山口右抵堡脚上抵山脚下抵
吳石匠田寨中壹分拾貳坵東抵陳百戶田西抵毛知

府田南抵阿忍田北抵吳石匠田獐狍寨中段壹分貳
拾貳坵東西俱抵山脚南抵鄒陰陽田北抵吳相田溪
口叁分肆拾陸坵左抵溪灣右抵山上抵堰壩下抵溪
規槽田貳分貳拾伍坵左抵路右抵溪上抵規口下抵
張銀匠田歲納租穀市斗共肆拾石佃戶宋亮黃廷舉
黃臣陳弟阿九阿桃阿來○烏當高車青崗前衛指揮
徐登階清報餘田肆分壹分陸拾肆坵東抵大河西抵
栗木山北抵蘆草坡南抵易千戶墳壹分拾捌坵東西
俱抵苗田南抵大坡北抵大河壹分貳坵東抵後山路

西南俱抵田北抵栗木山壹分肆坵東抵堰壩西抵栗木山南北俱抵苗田歲納租共叁百貳拾秤府司二學教官楊蹈中劉懷望勛明詳允析穀市斗捌拾石佃戶張阿珠阿二龍三陳四阿右阿談阿七童保阿同全大弟戴二弟楊小生

提學萬士和義倉記削竹爲箸屑木爲香績絲爲網與夫負米裹鹽般柴運米其爲利微爲事勞也貴州以生儒業之則其地瘠民貧可知已盡貴之地山陵林麓居十之七而軍居其三軍戶自屯田官賦外所餘無幾其

閭城老幼俱俟首民負粟入城郭計升合貿易有不足者出重息以稱貸於人故苗粟一日不至則饑稱貸不得教教待哺而已平歲如此設有水旱螟蟲之災備戒不虞之變將若之何往已酉歲疫民之填溝壑者幾半此非地之貧而備之不豫與頃予視學政欲明禮義以淑人心然饑寒迫其身俯仰勞其志則不可以責人於善予爲之惻然欲拯之未能也既而思之力不足於已豈不可以望於人歟不見于今豈不可以圖諸後乃倣晦翁社倉遺意稍得贖金糶粟數十石積貯于官視諸

生貧乏之差而多寡其數以散之不責其利豐年取其耗貳拾之壹凶歲則緩其期俟稔而償其散也如掌故物以還人其受粟於倉也如取諸寄官特爲之收斂節縮之耳名之曰義倉噫數十石之粟其濟幾何然余繼而益之後來者又繼而益之日計不足歲計有餘所積彌多所及彌廣此余所望於人而圖諸後者也使稍脫諸生稱貸溝壑之患則余之惻然者庶幾有瘳矣雖然一人倡之十人從而和之則其事可久一人作之十人從而壞之則其廢必速余之是舉常恐積粟之不多也苟還納不時約信不著積者錫銖耗者什伯欲是倉之久而不廢者胡可得哉雖然即使是法之行蓋寒士衣食飽暖之余之意尚有進于是者蓋士有各足乎已而無待于求人者明禮義以淑人心是也禮義未明人心未淑則余之惻然者終懼其不免焉爾已與爾諸生勉之四百里而外

之

四百里而外

食士

與文

與文

與文

巡撫江東之右文田記略余撫黔之三月有青衿子數

人謁余曰歲云晏矣藿食者憂之余惟貧者士之常而

黔士之貧則撫者之幸也乃出廩餘分之所及無幾且

非可繼也及見萬馮兩公創置學田始獲余心業喜而爲之傳今計田且七十六分以贍府州司三學之貧者二公于諸生有豐施矣顧每年租財定番州廣儲倉距省四百里而遙使貧士躡蹻度支所得差半故郡諸生之無田者獨未沾成惠耳余令州宰核價以糶隨價以解士無往來之煩穀收一倍之利是不費之說也第思以空言移粟入其謂我何固且圖之會屯中清出烏當犯路之田若干畝故征巴香備餉而今無所用之最號沃疇歲收米二百石有奇往輸直十六緡于藩司而大半肥佃者余以爲屑越甚也因念貴陽學宮昔以講武今以脩文烏當之田昔贍戎剛不若贍文髦從今衝朝不馳而瑤華耀爽黔雖丹徵乎亦知左武矣與直指應公議割其田于庠復以叁百金置田益之總命之爲石文云

新貴縣學在司學右新貴故無學萬曆二十八年郡人御史李時華題萬曆三十一年五月子章會同御史畢三才於經理善後疏內同平越安順黃平府州學併題改建子章疏略謹題爲謹摘陳善後未盡事宜懇乞 聖明

裁定以永治安事一議建學校以化夷民臣等會看得
黃平等司屬播時逆龍禁文字讎儒生以故民多弄兵
鮮知向方頃播平時臣等會題以平越衛學改平越
府學黃平州另建一學又該前巡按御史宋興祖題將
安順州改安順軍民府新設平越府州縣建立學校山
西道御史李時華題將新貴縣增設一學備准吏禮二
部咨移到臣隨行檄布按二司提學道經理道府會議
前來該臣看得建學有賢化民成俗首務今據司道會
議改平越普定二衛學為平越安順二府學增設黃平

州新貴縣二學裁平越衛學訓導改黃平州學學正裁

宣慰司學訓導改新貴縣學教諭此一轉移間不煩重

帑允宜建設黃平州學除土司土者子弟照舊收考外

其新民子弟須照禮部題准近例二十年後方准收

考今據司道府會議黃平等州縣乃新造之邦土著鮮

少禮義不知新民子弟日前准其收考文理不通者止

許入學不許觀場待二十年方許入試既不失化誨夷

方之意又不礙冒籍中式之例似應俯從其平越安順

二府學廩額貢期准如都勻府學例各廩二十名一年

一貢黃平州學准廩拾名二年一貢須在十年之後方
 准起貢二衛學印記當改為二府學印記至於增解額
 一節通承黔中文教漸昌庠序日增准會試中式不下
 於粵滇而鄉試解額獨少於二省故應於原額量加乞
 勅禮部覆議將貴州解額量增以廣聖化等因題奉
 聖旨該部知道

軍御史三才疏略題為條陳地方要務以少裨邊服事
 題據貴州布政使同經歷司呈同前因該臣看得學校
 為禮義相先之地移風易俗之源用夏變夷之首務况
 黃平州舊為夷區人民頑悍新貴縣設在會省文物繁

興不建一學何以變夷習而廣人文也今據司道會議
 改平越晉定二衛學為平越安順二府學增設黃平州

新貴縣二學裁平越衛訓導改黃平州學學正裁宣慰
 司學訓導改新貴縣學教諭俸薪不增員額如舊特一

轉移之間耳若廩餼與貢生盤纏黃平州於州縣田糧
 內徵給新貴縣於右文等田租穀內支給不煩官帑允

宜建設黃平州學除土司土著子弟照舊收考外其新
 民子弟須照禮部題

准近例二十年後方准收考今

據司道府會議黃平等州縣乃新造之邦土著鮮少禮
義莫聞全賴新民充實疆土而新民全賴子弟光顯門
戶如憂其侵妨舉額目前卽文理平通者止許入學不
許觀場待貳拾年後方許入試蓋欲假此衣巾庶幾易
彼腥羶既不失化誨夷方之意又不犯舊籍中式之例
似應准從至於增解額一節邇來黔中人文漸昌庠序
日增且會試中式不下於粵滇而鄉試解額獨少於貳
省似應於原額量加等因題奉 聖旨禮部知道

禮部覆疏三十一年九月禮部看得貴州撫按郭子章

畢三才各題議學校解額一節除鄉試廣額事體重大
難以輕議爲照移風易俗莫不以教化爲先務況黔地
阻於遐方而經制猶未大備播俗汚於悍酋而新舊尚
爾錯居所有學校師生等項委宜亟圖而熟講者旣經
司道議妥撫按會題前來相應覆 請合候 命下將
平越普定二衛學改爲平越安順軍民二府學其平越
衛學應裁訓導一員黃平州學應設學正一員卽將平
越原設訓導俸新移給其宣慰司應裁訓導一員新貴
縣學設教諭一員卽將宣慰司原設訓導俸新移給餘

慶涓涇甕安岑縣子弟附黃平州學龍泉縣子弟附石
阡府學其一應學校建置生員改撥及門役廩膳盤纏
徵派支給平越安順廩額貳拾名壹年壹貢黃平州廩
額拾名貳年壹貢新貴縣廩額拾名叁年壹貢黃平等
州縣新民子弟稍通文理者姑准入學不許科舉以萬
曆叁拾年爲始起貢須在十年之外應試須在貳拾年
之外悉如撫按原議提學有司官不得藉口憐才以新
作舊致啓爭端其安順軍民府黃平州新貴縣各儒學
印記容臣等劄委司官看視鑄造同貳拾玖年題鑄平
越軍民府學印給發使用衛學舊印送撫按 奏繳等
因題奉 聖旨這所議更置學校事宜俱依擬行

李御史時華疏略謹題爲三省于戈辛戢萬年計畫宜

周恭陳一二層見以備善後 採擇事內款開一曰議

增縣學貴當開荒草創之初經制未備省城故無府而

有府自隆慶元年始附廓故無州縣而有州縣自近年

始規模初定已儼然省會之具體矣惟是新貴有縣而

無學尚非全制今播事蕩平諸凡翊建煥然一新獨今

首善之地有此缺典可乎謂宜增一縣學官不必添取

諸府司二學改授臺自廩不必設取諸府司二學各撥
拾石廟不必建府學原與司學共近方改於城外則縣
學仍府學舊制可也教官衙舍俱全一轉移間而規制
自大定矣此非臣一人之私言也地方先後撫按諸臣
皆有此念獨以加廩之難又不欲割府司之所有以是
中關耳今猶已剿平何難處此廩餼應行撫按酌議詳
細具題伏候 聖裁

陽明書院原在治城東嘉靖十四年巡按王杏建二十五
年巡撫王學益改建于司學右因設府權為齊學朝倫堂
隆慶五年按察使馮成龍建于都察院前中為祠後為山
斗堂外為昭代真儒坊

成能記隆慶辛未余自里中赴貴陽廉訪及抵貴謁先
生祠蕪陋特甚蓋先生舊有祠院二所自貴陽遷入一
為郡治一為岸故廢墮至此余復為憮然茫然即檄有
司為更新計既而得地於撫院南風氣明秀冠於黔中
若天故作之以待今日者于是議請撫臺而諸僚大夫
咸協厥議遂各捐贖鳩工凡文武吏士莫不翕然子來
不數月落成觀者咸嘖嘖歎慕謂海內名儒祠院壯偉

無若此者先是同志長者敬齋蔡公及心泉程公少松
滕公偕余延鄉先生心菴馬公主會群兩學師生講學
別署茲則移會于祠之正學堂諸士子瞻先生像則已
肅氣放容相與爭致知之端緒究精一之心傳則復勃
然興起蓋若先生復出而相與周旋問難于何陋廩陽
間也久之余有蜀藩之命告行諸士請爲述先生學脉
以詔來者余固讓不已乃諗於衆曰道本無言也自伏
羲畫一而堯舜名之曰中曰道心惟微是微者天地之
中吾心之本體也以人見與之而微者危矣危即人心
心非有二也文王不大聲色不長夏革不識不知順帝
之則孔子無意必固我而知天夫所謂聲色夏革知識
意必固我者皆危也無是危也而微體全此至聖所以
契天之中立萬世之極也成功巍然文章煥然衆賢經
綸之業與宇宙同其廣大而皆謂之微蓋任其天然之
則直心以出之而我無與焉則雖仰而思之夜以繼日
而亦謂之無思身勞天下過門不入而亦謂之無爲授
受之際與回言終日而亦謂之無言何者皆天之微也
非人之危也孟氏沒而道心之旨不明諸儒習于聞見

之末沉溺于訓詁詞章浸淫於權謀功利而欲以窺聖
人之緒不知其求端之初已落惟危之路其去中也萬
里矣至宋周程大儒始能以無欲存仁之學體天地之
常聖人道心之旨復明天下而其後解說日煩支離益
甚其流之弊遂至于遺心而求理逐末而忘源使後世
謂聖人之學惟在于言語事業之間知能技藝之末而
不復知所謂本天之微幾于是為王氏之學者反得以
寂虛之說動高明之聽而聖人之學大晦而不可復求
吁弊也久矣陽明先生以挺世之豪立希聖之志其始

也傳之詞章其既也又求之佛老而見尤未卓也准其
志求必得百練千磨至龍場處困之後始大悟此心之
本真直契吾儒之正脉故倡明良知之旨以立教良知
即道心也一點靈幾天地萬物之所生生而不息于聖
稜受之際心心相契而不可形之于言者不得已而發
之二字以洩其微使天下學者知心即道道即心而聖
人本天之學復幾於大明先生嘗曰吾此良知二字自
萬死一生中得來嗚呼亦苦心哉然則非有萬死一生
之功者未易語此也惜乎世之學者率以知解承當不

因積累入悟認知識爲良知以聲色作用言語辯論爲致知或高談性命而聲利是謀或收攝玄同而經綸則滯競笑宋儒以聞見爲致知而不知吾黨之所謂良知者聞見也以窮物爲支離而不知近世之所謂忘物者支離尤甚也求其實致德性之知而默識天然之則者幾何人乎嗚呼知得良知却是誰先生固有深憂矣以成能之謫陋豈足以與知顧此一念真切心盟不敢自棄也嘗夢交於明神而聞所謂帝懷文王與文王之所以順帝者覺而忽有悟焉於是始信良知之旨直契虞廷道心之微而孔顏默授之幾無能出此矣雖然余未能直得也直爲諸君說夢耳夢之覺不可言也先生故曰致知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

陽明祠祭田

壹分在夷菜寨每年紋銀貳兩陸錢巡按王杏提學蔣信置○壹分在洪邊高寨每年紋銀貳兩布政石簡提學徐九臯置○壹分在洪邊夷菜寨每年租九成銀壹兩零陸分○壹分在龍塲租銀貳兩捌錢店房陸間在祠前共租銀壹兩伍錢壹分通共玖兩玖錢柒分每年

祭用銀肆兩存伍兩致錢米分脩理本祠○壹分在竹林寨租銀貳兩伍錢內將陸錢供香燭陸錢作門子工食壹兩叁錢付學月考之費

武學在治城東原爲陽明祠後祠遷司學右廡以此爲武學

定番州儒學先爲程番府學成化十一年知府鄧廷瓚建於城中弘治初知府汪藻遷建于西南隅嘉靖十五年知府林春澤建于中峰書院故址今府移入省城內改爲州學

定番州學田

文廟在明倫堂前塔聖名宦鄉賢參祠萬曆貳拾伍年提學沈思充知州王應昌建

壹分在工固庄每年納淨米貳百秤折銀拾捌兩供春秋丁祭○學店拾叁間在北門外每間每月壹錢叁分每年取租銀壹拾捌兩柒錢貳分添辦本學祭需○歲貢田壹分在隴落堡每年納米肆石伍斗爲貢生盤纏之費○定番州田壹分在小程司廖家寨等處每年分租貳拾肆石伍斗柒升○壹分在官地中壩壹拾伍畝

每年米花壹百叁拾秤○貳分在寨門首下壩壹拾叁
坵每年米花貳拾叁秤陸坵貳拾叁秤○貳分在洪邊
肆坵每年米花伍秤貳拾肆坵肆拾秤○壹分在悠忙
寨龍井下每年米花伍拾伍秤俱供本學紙劄貢生盤
纏○義田隆慶陸年帶管提學道按察使馮成能捐貲
并借處及變前提學副使萬士和積貯義穀價并節年
陸續置買計陸拾玖分共壹千壹拾柒坵○壹分在山
後肩毛龍井二寨東至龍井大坡西至關口南至乾壩
北至大冲每年收米花除秋糧外該伍百叁拾伍秤○

壹分在姚家哨東至姚家鋪田南至馬瑞寨西至廖家
壩大路北至小程司門首年收米花除秋糧外該壹百
貳拾秤○肆拾壹分在上馬橋新寨東至大坡西至堡
子南至龍潭北至長冲年收米花除糧差外該伍百陸
拾秤節因本庄原係賊巢人民多起瘟疫佃民難以住
種荒蕪無收本州申詳提學道勘實自萬曆貳拾伍年
爲始每年在蠲穀伍拾叁石實徵壹百壹拾伍石○肆
分在天堂庄東抵大坡南抵本庄西抵東吾北抵陶家
寨年收租穀貳拾叁石壹斗○壹拾貳分在東吾庄東

至山坡西至毛家南至山坡北至天堂寨年收米花壹
百伍拾秤○壹拾分在姚家下哨東至姚家哨西至洪
番存留田南至界牌北至廖家壩大路上準年收租穀
貳拾石向因本田設居高埠遞年荒蕪無收本州申詳
提學道以貳拾伍年爲始每年收穀壹拾伍石○以上
租穀俱貯本州廣儲倉遇有公舉貧生合府司州三學
俱於前穀內詳此動
定番州書院在州治內北弘治間知府汪藻建嘉靖間知
府陳則清重建

宣慰司儒學在省城內東元初建于今都司北爲順元路
儒學皇慶間改建于今都察院左 本朝洪武間拓城都
指揮馬輝教授芒文鎮等遷建于此萬曆貳拾柒年宣慰
安疆臣脩尊經閣貳拾捌年御史宋興祖脩 文廟及各
祠

吏部尚書王直司學記貴州去京師萬里實古荒服之
外裔之區也德威所至無思不服 太祖高皇帝不鄙
夷其民旣設貴州宣慰司撫治又欲使皆復於善詔立
學校以教貴州始有學蓋洪武貳拾陸年也學在貴州

城之東北隅有明倫堂堂前闢四齋以爲講肄之所而
未有廟洪武參拾伍年貴州都指揮金鎮湯清始爲大
成殿翼以兩廡奉聖人像於其中羣賢陪位以次序列
春秋嚴祀行禮有所繇以周垣前有櫺星門規模備矣
然兩廡猶草創永樂拾陸年 文皇帝綏靖南服邵縣
其地置布政司於貴州以統之又設按察司以糾夫治
教之不如命者布政使蔣廷瓚周視廟中嘆兩廡弗稱
乃取材新作焉歷貳拾陸年凡三繕治而後廟學始完
美如制今又壹拾有陸年矣其櫺星門日就頽仆廟廷

殿址亦有塌然圯壞者副使李騰自昔參議貴藩暨轉
今職嘗有意脩治適監察御史楊綱按貴州而睿輿之
圖於是參將都指揮郭英按察使林坦副使朱理僉事
屈伸戴誠左布政使易節左叅政嚴恭右叅政顧理右
叅議汪涿皆捐俸舉事而都指揮張銳洛宣侯理張任
張景宣慰使安隴富宋昂暨訓導王訓各以貲力來助
乃伐木命工重造櫺星門地之圯壞悉以方石砌之凡
瓦磚有破缺者爍繪有漫漶黔黑者皆整飭華好又建
尊經閣於明倫堂後以藏 朝廷所賜五經大全諸書其

左右別置十室以爲幕次作石塔貳於堂啟唐進士題
名鴈塔之意有自科目進身者則題姓名於其上以示
激勸作貳石柱於櫺星門內泮池上以爲之表經始於
正統初年陸月初捌日而以正統玖年柒月初拾日訖
工向之故者皆易而爲新昔所未有者皆有焉高明壯
麗他學莫之先也嗟夫貴州之入職方久矣朝廷教
養其民一切不異于中州今諸君又大新廟學諸生之
游于斯者仰聖賢之德容而與其向慕之心誦經傳之
微言而致其學問之力朝夕不懈以迄於全功則庶幾
不負乎此若徒飽食逸居而已不有愧于心哉屈君仲
來京師求余記故記以告諸後之學者

大學士費宏重修司學記學校之設擇秀民羣處其中
而以六經之道訓而迪之蓋欲其明大倫崇正學惇治
體樞化原以成君子之行以備公卿百執事之選以收
正朝廷治天下之功而人才之盛衰俗化之厚薄恒于
是乎繫實治道之最先且急者高皇帝得國之初卽
詔天下郡縣建學立師以興起文教貴州雖遠在西南
爲禹貢荒服之域而宣慰司之學已建于洪武甲戌前

禮殿後講堂旁爲齋若廡而外表之以門且如法式景
奉間御史楊綱副使李膺嘗因舊增脩之則又建尊經
閣於堂後育英堂於閣前翼之幕室以處諸生之講肄
者于是乎規制大備而爲國作人之意益以廣矣百五
十年來此邦之士往往以明經效用齒于內地豈非以
上之聲教所及既遠而下之振勵又得其人故邪此者
閣曰統類而所爲育英堂者僅存其故址御史江君汝
器以清戎至見而嘆曰春秋大復古古之不復可以爲
非吾責耶謀于鎮守太監楊君廣巡撫都御史熊君子

山總兵官牛君永武巡按御史劉君器重議旣允協遂
卜且鳩工而從事焉堂與幕室皆基構如初閣故或極
令增陸矣已而撫按復用僉事趙公淵議併建神厨及
祭器樂器貳庫徙泮池祀鄉賢凡位者名物之有關於
學者罔有弗飾經始于甲申秋七月而以乙酉冬十月
告成其材與力皆江君以勸緩給之而勞費不及于民
其董治則布政使梁君材按察使于君鑿其高議則布
政使楊君惟康按察使徐君讚參政鄭君錫文於君湛
參議江君玠金君壘李君樞副使舒君表潘君鑑王君

浚僉事楊君薰成君周劉君彭年而都指揮顧侯恩劉
侯麟亦皆與焉此者使來請記在場之盞先甲三日後
甲三日傳曰終則有始天行也蓋與壞相仍亦事物自
然之理然當其壞也苟不更新以飭乎始丁盞以備乎
終則已壞者不可復興而已興者且將速壞豈君子壞
民有德之義哉諸君子茲學協志畢刀易故為新而又
欲紀以昭之庶幾久而不廢何其勤耶士之藏備于此
者其惟念學殖之不可荒而聖賢之道非六經無所託
正日取遺編而玩之精思力踐卓然以天下英才自期

待由是進而為百執事公卿遭時之泰則懷仁輔義以
尊主庇民脫弗遇其時猶必仗節死義以免進乎忠
孝夫然後無負于今茲育才報國之意若徒志于青
紫買積而還珠則閣之所尊與堂之所育豈端使然哉
司業趙琬司學題名記正統陸年冬貴州按察司副使
濟益李君睿奉命往按是邦至則宣揚聖化懷柔
遠人人用嚮服乃益脩孔子廟學以敦化源而貴州宣
慰司之學寔惟諸州之望君子于此尤切注意時按察使
莆田林君坦副使束鹿朱君理僉事濟南戴君誠左布

政使宜春易君節左叅政錢塘嚴君忝左右叅議顧君
理汪君詠聞之各出俸以給土木而又壘石爲塔取韋
肇慈恩故事考求是邦歷科鄉貢次第書其氏名歲月
刻于其中凡有善行可法又被顯擢者使人有所感發
否則有所儆戒於此可以勸世勵俗而所係甚重非他
題名可比謂宜有著述可以昭示永久諸予請記予惟
貴州古爲南荒推髻卉裳之俗雖唐虞三代之治不能
曷被漢唐宋以來不過羈縻而已逮我國家列聖
相承聲教所暨無間遠邇其人始循禮制稱臣奉貢咸

若采蘩而建學立師無異畿甸學者明經登第出而爲
世用者往往與中州士相伯仲然後知皇明統御之
大至治之隆聲名文物之盛軼唐虞三代而過之有非
漢唐宋所能企及也李君爲朝廷耳目之司循省風
俗乃能不鄙夷遠人孜孜以脩治學校作興人才爲務
而於科目士表顯之如此雖然自古賢人君子亦豈藉
此以隆其名哉固將爲當世用也士由是隍子春實入
對曰大廷而顯名大學尚當刮剝瘳礪以務求實用固
不偉歟陸宣公嘗曰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吾與

題名之士有望焉

宣慰司學田

洪武二十六年都指揮程暹等置買計捌分共桑百零陸垵○壹分捌拾捌垵米花貳百伍拾秤佃戶薛貴每年認春秋二祭羊各壹羸帛各壹段祭需各壹副今係薛鳳承領○壹分柒拾伍垵米花貳百貳拾秤佃戶充敬每年認春秋二祭豬壹口帛壹段祭需壹副今係充真承領○壹分陸拾垵米花壹百捌拾秤佃戶廖勝祖每年認春秋二祭羊各壹羸帛各壹段祭需壹副今係

廖政承領○壹分壹百壹拾垵米花叁百柒拾秤佃戶錢子實每年認春秋二祭豬各壹口帛各壹段祭需壹副今係馬壁馬道廉承領○壹分伍拾壹垵米花肆百壹拾秤佃戶劉慶源每年認春秋二祭豬各壹口帛各壹段祭需各壹副今係周勤承領○壹分玖拾貳垵米花貳百壹拾伍秤佃戶劉道深每年認秋祭豬壹口帛壹段祭需壹副今係劉趨承領○壹分壹百伍拾叁垵米花柒百捌拾貳秤佃戶劉文德今分肆拾垵米花貳百貳拾秤每年認春秋二祭豬壹口帛壹段祭需壹副

係湯繼賢承領叁拾貳坵米花貳百壹拾貳秤每年認
秋祭豬壹口帛壹段祭需壹副係朱剛承領叁拾捌坵
米花壹百捌拾秤每年認秋祭豬壹口帛壹段祭需壹
副係周道興承領肆拾叁坵米花壹百柒拾秤每年認
春祭豬壹口帛壹段祭需壹副係劉弼承領○壹分柒
拾柒坵比衆田稍薄米花叁百叁拾秤佃戶孫牛兒每
年認春秋二祭豬各壹口帛各壹段祭需各壹副今係
晏吉承領以上俱嘉靖四年清查立石備載派認祭祀
豬羊斤秤饌帛等項各數目碑刻見存本學其各田坐
落地名四至詳見舊志○公用田壹分在擺陀堡遞年
納九成銀壹兩陸錢○壹分在新添關遞年納糙米貳
石叁斗黃豆叁斗俱嘉靖間詳給本學紙劄之用○賓
興田壹分在聖泉水遞年納米花叁拾秤○白銀壹百
兩先年巡按徐文華給發貴前二衛借與殷實大戶每
月每兩息叁分歲該息銀叁拾陸兩遇閏加叁兩以上
俱給該學貢生盤纏○萬曆三十年布政司招楊梯隱
匿官田壹分地名蠟腮寨歲收米壹拾伍石今仍給梯
種自三十一年始年令納銀叁兩內將壹兩祭鄉賢祠

貳兩脩理鄉賢名宦二祠糧差楊梯自納

射圃在儒學東弘治間巡撫都御史錢鉞建嘉靖間都御史徐問重建名其堂曰觀德

社學一在顧府坡下一在柔遠門外俱嘉靖間建一在大方萬曆十九年宣慰安國亨建

龍崗書院在治龍場驛內正德間王文成守仁建

都御史劉大直詩夢霖先生幾十春龍場遺像謁茲晨

百年過化居夷地萬里來游報國身道在山川隨應

接功存社稷自經綸芳塵欲步漸無伎仕學工夫只日

新

思州府儒學永樂十一年知府崔彥俊建于治左東向成化間知府王常改遷南向嘉靖元年知府張柱重脩萬曆十年知府蔡懋昭改正癸山丁向

參議蔡潮學記略曰國家化民成俗之本不可一日廢者學校是也世儒皆達於斯乎泮宮作而采芹之頌出學校廢而子矜之剝典簿書奔走之煩猥獄訟徵科之嚴急視諸治化本原輕重何如也涪州張侯柱由地官卸屢遷而守思學宮敞解蕭然茅茨塞道侯始至毅然

以備復為己任乃節縮俸入悉心經畫初建號舍貳拾
楹樂器俎豆齋廚庖福之屬與凡學宮所宜有者井井
咸備殿堂門廡則易其朽腐而加以丹堊甍甍之工人
舊嘗經是者駭愕於驟見恍乎疑非前日之思郡也其
賢於世儒之所見遠甚諸生請予記其事夫賢才之用
世必有取之之法亦必有養之之地群以庠校聯以師
友磨以歲月誦法堯舜周孔之道率天性厚倫理充其
精粹宏博之具以振其光明俊偉之業此士之責也於
斯道而先覺焉出以膺民社之寄躬行所學懷柔乳哺
之餘興廢舉墜使士不失其所養之地有司之責也吾
觀夫思郡養士之地有司之責盡矣為士者益毋思所
以自盡其責耶

思州府學田

壹分在黃道司務程洞計種參石陸斗蕩曆二十四年
知府李仕亨詳允置○壹分在黃道司務程洞地名亞
魚塘種壹石丈陸畝參分北至堰口南至水溝西至溪
東至山頂又山田冲土十畝在地名胡三冲每年共收
租穀拾石整萬曆二十五年郡人劉懷望置為修理學

宮之費○壹分在都素司獅子口等處共貳百陸拾壹
址計壹百畝叁分佃戶余林自納糧差外歲納租市斗
穀壹拾貳石耗穀叁斗陸升萬曆三十年子章發銀伍
拾兩檄府典民人王相曹金龍弁俸王進忠張應宗楊
再榮田共五十畝歲納草米壹百伍拾邊該收市斗穀
貳拾伍石今各民領種秋成納穀貯倉資贍貧生○店
叁間儒學門左今廢改爲社學社舍

起文樓拾貳間在文廟左萬曆十年知府蔡懋昭建
社學府前一黃道司一都素司一俱萬曆二十四年知府

李仕亨建

都勻府儒學在府治內東宣德八年副使李睿都指揮陳
原建衛學成化六年副使吳立脩弘治六年改爲府學十
年副使陰子淑重脩嘉靖乙卯副使劉望之項廷吉重脩
文廟啓聖鄉賢名宦三祠附之

提學萬士和學記曰黔南界廣石境爲都勻宣德間副
使李公睿創建儒學於城東屬衛弘治六年設府改學
隸焉嗣後更其土者遞加脩飭然制度逼狹不足以肄
儒生而出教化乃嘉靖乙卯憲副劉公望之鳩材闢地

大既厥心憲副項公廷吉繼之協志贊成而太守林敦復知州姚本指揮周天麒千戶韓夢熊百戶丘銘等實先後董其役越叁歲工完凡廟廡堂齋及庖福之所靡不畢具煥然改觀矣諸生羣聚而樂焉已未春項公遣訓導田大甫生員劉朝宗輩以文屬余記越三月知府張君任麟至請之益堅暨仲冬憲副戴公完蒞任而余記適成記曰夫人有血氣心知之性其念之所發爲情其意之所動爲欲雖四海五方九夷八蠻風氣懸絕然試勸之而知榮試戒之而知辱其情同也試寒之而求衣試饑之而求食其欲同也蓋其受形之始有此生則有此性有此性則有此情故人不能以離形則不能以滅性性不可滅固不能去情而絕欲也情欲之正也則進于君子其邪也則流於小人聖賢之設教將以防天下之爲小人而欲其進於君子使之去其邪以歸於正然其道則在乎養之而非可急與之爭也何者情欲之在人旣已與生俱生深固不拔聖賢欲教以正而急與之爭則彼將見夫情欲之不可少而以聖賢之教爲不可由其不相率而叛去者幾希聖賢知其然於是設

為小學之教以養之今觀曲禮少儀之所載略不可以
情欲之邪正為言而皆陰授之以去邪歸正之法嘗試
疑灑掃應對末節也而先之舞勺舞象細事也而習之
此何為也意者惜其耳目之所依手足之所便通其精
神之蘊而默寓化導之機度其念之所必發而順其情
以約之於道先其意之所必動而隨其欲以節之於理
使之外不涉於其事內不肆於其氣聖賢之教不告之
以其故而學者之入莫知其所以然夫然後養之者不
與人爭而被其養者不必上智皆可以為才且良然則
古之造就人才豈不為易至於古之時者豈不樂其必
成乎今天下府衛州縣皆有學自祖宗設立之初大率
做古之意使之肄習有常師法有地耳目之無所遷而
手足之不得放養其器以待天下之用如斯而已此至
於後漏其情於榮辱而動其欲于饑寒父師之所望子
弟之所求一科舉之外無餘事矣嗚乎情欲之易流也
古者惟恐養之之不至今也惟恐誘之之不深譬如以
膏助火決隄潰川其將何所不至自非有上智之資卓
然自立者孰能不為所移乎古今之不相及非人性之

相遠蓋其勢使然也都勻本荒徼南夷前代爲羈縻之
國 明興重熙累洽文教大同卽遠如都勻設官置學
北之內地其諸生中漸涵化育固浸浸然知所向方然
限于習俗不能自拔於情欲者亦大率然也諸生其務
思 國家作養之初意以求比隆於上古之時使天下
稱曰都勻之士皆立於教廢之時比之成才於三代者
尤難又曰三代之教止及於中州內地 皇明之教則
盡於羈縻荒服是不惟士有以自成而且以彰盛美於
無窮矣此人性之皆善堯舜之可學而至者諸生其勗
之哉

都勻府學田

壹分在水表副使劉瓚置每年上租穀柒拾玖石肆斗內
除貳拾叁石叁斗完納本田秋糧差銀剩伍拾陸石壹
斗給遞年貢生盤纏之用○壹分在邦水司知府段孟
賢置每年上租穀壹拾貳石內除壹石伍斗作本田糧
差剩壹拾石伍斗○壹分在兗引每年徵租穀柒石○
壹分在高基每年徵租穀叁石捌斗徐表壹分貳石肆
斗馬鞍山下田拾貳石鄒文田伍石叁斗

都勻府右文田巡撫江東之御史應朝卿置

城內梓童觀門首壹分柒坵白果樹壹株東至塘南北
西俱街又水塘壹口歲納米市斗肆石貳斗○萬曆三
十一年該府報清出司按田租肆石伍斗阿燕塘田租
貳石內除伍斗納差實租陸石

給事中陳尚象府學學田記略余為諸生時知學故有
田已計借又得資之為南征之助因竊嘆曰往喆之大
有造于吾士若此後之人能守其法而不變如此其有
裨于國家養賢及民之意豈淺歟乎未幾聞舉貢路
費俱廢不給卽貧與助貧之典亦率以虛文從事矣嗟
嗟以視余為諸生且曾幾何時而一旦陵夷至此豈適
丁斯文之厄乎已求其故大都原額侵隱于毫捐徭賦
倍增于違昔而教授某為隣邑中人又以私心蠹壞之
故二百餘年盛典幾漸滅而無餘有足憾者萬曆十九
年舉人陸從龍以其弊孔揭聞當道而教授常復亨引
為己責會督學徐公至銳意作新乃撥署府事推官唐
君元偕四齋生員某等臨田查覈訪之父老叅之案牘
得見存者十之七清隱占者十之三蓋公副使劉公瓚

知府黃公希英與張儒張廷輝王貴丘岡等先後所續
歸本學者總得田壹百貳拾畝租玖拾貳石伍斗有零
雖豐歉盈額不一而額以內無復有仍前乾沒者矣以
清田賦秋糧原壹拾貳石今減去陸石肆斗柒升馬館
雜差原米壹拾陸石叁斗今編銀叁兩柒錢而又于浮
增者去焉飛詭者繩以法焉自是永爲定規使後之人
不能以意增加者功足多也以定經費則舉人盤費貳
拾石貢生壹拾伍石而科舉者于此酌助焉貧異者于
此賑卹焉自是垂爲成法使後之人不能以意貶損者
功足多也夫茲典也壞于忌者之私心而成于賢者之
公心假使違籍具存詎令良工苦心若此田清而君懼
甘泉令以行懼後之復去其籍而罔以終厥美也乃以
當道意屬記于余是舉也上持于上則南昌徐公秉正
翊成于終則太府晉寧楊公德全功蓋與茲田相不朽
云若木表庄而外有田若干以備各款公用者統載之
碑陰不贅

射圃在學右

社學二一治北一麻哈州

武學在關王廟左萬曆十三年巡撫舒應龍建

鶴樓書院在城東嘉靖間爲主事張狝建

主事張狝都勻讀書堂記士生於今之世方童而習之
之時卽爲章句比偶之學以取榮科第而不考究羣籍
以求古人之用心及其年齒稍長識見稍定知欲考究
羣籍以求古人之用心而又牽奪事務沈淪奔走不暇
一玩索者何限余三十年坐此弊久矣歲戊午遣戍是
邦自謂閒暇可究初志迨抵戍日則又瘡癘頻作疾病
相仍且爲啼饑號寒者累心又明年旅事始定殘軀稍
甦聊於城市僻處相其林木深窳者構地一隙築草亭
半間牆破篋殘篇時一展讀歲旣久亭爲風雨侵蝕亥
初夏千戶侯韓子夢熊王子尚武詣余於亭中見其敞
壞私與軍政使婁君拱辰及諸士夫謀曰盍相與爲張
公葺之三人者遂卜日命匠然不使余知也勻中居民
聞之各執錘相爭求助或以瓦或以木石乃前爲堂參
間後爲寢室室之上復爲一小樓以便登眺又兩傍爲
廂房門戶牆垣各備焉工旣成請居之余升其堂慨然
以思入其室登其樓仰而四望因憶子瞻在儋州時號

民舍以居日與其父子弟吟咏從容儋州之人相與
誅茅築土特作室以居公夫子瞻一代偉人也而人慕
之乃能如是余鄙陋何敢望公而勻之居余亦如儋之
居公又何以副諸君意因不佞僭爲說以告諸君曰人
之有堂所以安身也堂之有書所以明心也庶人不明
書則不足以保身士大夫不明書則不足以啓性靈而
弘功業軍旅不明書則不足以察古今之成敗夷狄不
明書則無君臣而上下亂貴州雖在西南去中州不甚
遠六籍亦往往具備今諸君能取而讀之與余聚堂中
一事商確邪諸君曰唯唯遂扁其堂曰讀書堂鶴樓張
子復移其破篋殘篇者朝夕於此論所謂考覈羣籍以
求古人之用心或庶幾乎少得之矣

進士鄒元標重脩張公讀書堂記讀書堂額地日甚刺
史段蒙岡公崑以扈余肄業其中因爲之言曰古之學
者一今之學者二古之學者純今之學者樸古之學者
逸而有得今之學者勞而無成玄黃割判樸茂未滴入
孝而出弟耕食而鑿飲吐辭爲經舉足爲法文與行出
于一契繩風遠百家蓋與士私利入私學相軋以勢相

與以詐文與行出于二矣一則純純則從事身心而日臻於高明二則樛樛則從事章句而日流于汙下世之勤勤懇懇於章句間者有二上焉者謂一事不知吾儒之耻必由博以之約不知舜登深山木石與麋鹿豕與遊及聞善言見善行若決江河舜之爲聖者自有在下焉者欲冥搜網羅薦揚藝苑不知古今名家雲蒸霞滂亡異飄風好音過耳宋作者且傷之矣嗟乎文夫七尺所係以炳烺千古灼燦後代者無幾耳伏羲未生八卦未肇孔子序書斷自唐虞生皇虞之時未有秦漢之

文生秦漢之時未有李唐之詞賦生李唐之時未有宋之典章日月迅速流光幾何利精弊息於楮墨間何異鼯鼠之耗太倉也若然捐典籍兀然穆然遊亡何有之天可乎此釋氏不立文字之教未敢以爲然也昔人讀史一字不遺程先生鄙之爲玩物喪志夫學先于立志孔子七十不踰矩亦志之不踰矩也志之在人譬之木其根焉詩書其培之者也章分句晰是溺志于訓詁也不敢以訓詁而溺吾志提要纂玄是泛濫于詞章也不敢以詞章而卑吾志親先覺以明之求正友以輔之俾

吾志烟烏燦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之謂以我觀書以
我觀書未越方寸卷六經爲已有以書博我萬卷茫茫
終爲支離障也沛六經之正脉揭斯道於日星庶幾哉
無負虞孔直傳而可讀吾人之書矣登斯堂者尚三復
於余言

鄒爾瞻記張鶴樓先生遺跡鶴樓先生舊寓余旣脩葺
矣其龍山道院及讀書堂仍各繪一圖系以數語三三
子過余曰先生用心勤矣何居曰嗟哉臣節國恩扶世
興感凶者備焉人臣事君惟命是從鞠躬盡瘁雖死莫
憾乃或不得君而悻悻熱中者此小丈夫常態也先生
居旬數載家有倚門詎不艱關悽惻甚哉先生時浪迹
漁樵處之裕如狗臣之節何以有此人臣遭斥逐往往
沉埋以老屈原沉于汨羅西山終於貶所先生遭際
聖明生還北闕位陟亞卿勛茂三省匪國家待士之恩
先生不能自爲才也子臣弟友理本一致遺跡猶存俾
式先生爲子必孝爲臣必忠爲兄必友爲弟必恭斯非
揭皇極淑人心之大機與下睢陽之祠姦雄沉思弔賈
誼之宅楚客興悲停輶者感念國恩追思臣節纒然

不奮于倫理以匡世道非夫也有一於此亦不容緩矧
四者兼備雖勞瘁奚恤焉曰前之廢何厝曰人情賤近
而貴遠勤始而怠終讀史至古人節行事髮豎而目眦
今有行古道者非以爲愚則迂此尊古卑今之患也始
相慕用後稍厭棄敝不改造緇衣不得以好賢稱矣此
勤始怠終之患也祛二弊以成四美吾何敢後曰胡不
自留遺跡爲不朽地邪曰余學粗年茂罔占究竟妄自
攀附則吾豈敢且也正公之傳不在涪州而在正公之
學宣公之傳不在臨川而在宣公之忠使一公罔以遺
後人雖過化有蹟吾懼麤鼠晝嘩而豺狼夜遊也方求
寡過不暇而暇爲佗日地耶曰彰前美韜精光先生之
心洞矣非二三子所能測也請記諸俾張先生遺跡永
永以昭我遐厥

南臯書院在儒學右萬曆甲午提學徐秉正爲進士鄒元
標建壬寅予改題曰歸仁書院建一棹楔於前扁曰理學
名儒

巡撫江東之南臯書院碑記自昔忠臣義士揭天綱振
地維擔扶人紀何代無之而惟尊一不二者芳流逾遠

故百世可師焉彼感慨憤鋒勵一朝未幾而需泥迫
隘已不勝委頓若中亡真宰悠悠世味入焉而染始非
亦不伉爽而後遂芻狗棄之兩者于叔季猶云小補總無
當于天偶輔世之道若吾友鄒君爾瞻氏其殆庶幾乎
方公成進士時會主上冲齡御極惟是江陵竊國內
連闕宦廢倫棄制莫敢巷議公極言非孝者無忠疏入
未悟主心先逢相怒一時杖闕下者五人公承嚴
遣成都旬至則僦居垆舍鴨鴉先鳴莫必其命日方與
鬼物爲鄰尋得張公讀書處一僑足焉張公紳者馬平
人嘉靖中以比部郎疏論分宜茂子旬夕人構此以請
書張公是爲鶴樓書院而公視張公後先一轍遂結茆
于張公堂右居旬六年時與鄒人士講天人性術之
學儵然鱗然無夷狄患難相亦無無美秋患難心蓋身
在局中法流界外委化運於儻來而不以人我參耳其
門第之高者往往負奇氣極魏科詞章行誼得廬陵文
憲之傳如陳給諫尚象亦以說言放逐要其凌霄亮翁
不負所學人宛然鄒氏家法也癸未江陵事敗上召
遠直言忤相諸臣而公再入朝省聲念益爲天下重

與弟子有羨籓之恩就于公所嘗登覽講論處更勅爲
南臯書院址在營序右旁近聖人之居此其甚也規制
若環堵門屏講室夾室寔樓學舍大都觀深虛闊不啻
一畝之宮前面龍山江流襟帶後接高真觀半山之麓
美哉堂皇哉哉乎渠渠乎蓋始于郡諸生之倡義作于
督學徐君之表章若有司學傳鄉先生武胄之捐資俸
與門弟子拮据之勞視昔白人成鶴樓不啻過之公去
句已久而是中之濡名教景風神者方嘯嘯興起月殊
歲異非復向之舊都乃公再出獨依然以道殉身故吾
不改即隨牒南北英沈郎署閩而自見一無增減何以
故得一故也惟貞一不二之精始能垂世立教化俗育
才視彼乘意氣博名高者不同日語矣按省志惟雲地
多嵐瘴本以安置罪人迺今不病君子而勻之人又能
尊信罪言反資賢者以孚化他如龍場夷窟無能危新
建後之尸祝陽明祠下者異世且未艾焉假令公如新
建遇主于巷即屠龍術隱而文德武功固無二道柰
之何三仕三忤權而不能一日安于內耶嗟乎稷下之
椽有涯而鴻名無涯峴山之碑有壞而遺愛無壞則言

院不足以重公而勻人之善善可重余言不足爲公重而公自有爲勻地重者微獨與鶴樓競爽且與龍岡並傳余不佞承乏黔中蒐名賢遺跡得三遷客夷夏于今稱之顧不佞有晉盛之謫而未罹其憂有新建之還而愧無其伐總之勿二其心則于三公有餘師也夫陽明著矣鶴樓已自有記今監司梁君銓亦以直指觸忌來勻感公正氣而以碣石請故爲公記之以寓高山一覽且使後之觀者渠復目黔爲有比之鄉邪

南臯書院田

貳拾捌畝在傳德寨萬曆丁酉軍門江東之批允知府王鈺申詳爲脩院課士之資○本府續置拾貳畝